

偃銷

曝夏

談

餘部



部 夏 銷

著 雷 磐 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 D 一三三〇

翁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叢書集
初編

主編者五
編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銷夏部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泰山之長松焉瀟湘之修竹焉匡廬之飛瀑焉太湖之明月焉峨眉之古雪焉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蜩沐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舉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籜冠挂蕉服展薤簾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刺蓮剥芡戰茗嚼冰蔗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轆轤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銷夏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坐逼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杖袒裙襪。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因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剥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芡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芡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西王母見穆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

穆王列播膏燭。覆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盤。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颼颼卽徹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衆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崖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閨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僕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鯈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

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閑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腳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暮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磴道攀援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

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內有龍田如鑿。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然深黑。觸石湍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壇。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秉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真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谿橋三字。

水經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

黃寔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掞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籌燈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策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鮆夏至後頒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畚插倏見奇遂乃扶藏剔幽爲亭曰暢曰鑰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閭閻風從南來豁呀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竚故暑遊最勝石覽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底仰視左竇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

魏許使劉松輩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傅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旬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淒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盧申之名祖臯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酴醿瘦幾度熏醒夜牕酒問炎州何許清涼塵不到冰花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簞紋如水帳如烟更奈問月明露濃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

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贈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楊廷秀謝傅尙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腳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俱一味攬破菜園耳。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蔑。風至則鳴玲瓏。

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笛竹簾。皆佳物也。余旣喜睡。因甚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簾。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瓦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從來羸爾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蠻蝶任緣撲。蠹書蠹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鑑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清願尾。

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穿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剗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慶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暑凍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風洞在疊綵山後石門硃研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菖蒲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腠理內有大石側剖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滴如甕盎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陁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此云無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燒擎音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瓈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遶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徵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翕之名碧筩酒

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辰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博衡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浸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饗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屬和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汎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爆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玲瓏之相觸春淙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喝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

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紛絲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溽。

唐元結唐亭銘云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而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

送興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蹰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尙存爲利未已。

□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絕耳。

簾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砧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方瀦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冰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

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餉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簾。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芘。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琨。畢卓相尋阮孚之徒。嘗散髮裸袒。閉戶酣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之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嶠崿。中有澗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澗爲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泠泠。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頬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縈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頰視有石罅。尺許。匍匐而進。復高廣可通棲霞。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真勝概也。

洞仙歌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敍橫鬚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

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灘江之水分流遶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天嶠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巔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驂鸞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羣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餉。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灑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熾赤曇。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歡樂井。

寒溪 檳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齋至京師。雖盛夏赤日潔冷如故。

賀新郎 夏景 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紺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